

慢下来的年华

张梦芸

风从窗户外面吹进来,吹在身上,不冷不热,令人舒服无比。一场及时雨,打退了连日来遮天蔽日的燥热,使这夏日的午后,拥有了一时的清凉。我坐在窗前,一边享受着凉风,一边吃着和田枣,颇有一晌贪欢的滋润。吃个枣为何还得小口?那是因为由于连日来的炎热天气,我的口腔有些上火,起了很多的溃疡。溃疡很疼,它们折磨着我这个平日里狼吞虎咽吃东西的急性子,不得不慢一点儿,再慢一点儿。

我将枣皮一层一层轻轻地撕开,眼睁睁地看着皮与肉一点点分开,甚至都能听到它们之间分离时相互撕扯的声音。这样的声音,在以前是听不到的。平日里的我,只能听到牙齿咀嚼食物的声音,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,不是要匆匆出门上班,就是在忙工作的空闲,我无暇顾及食物的味道,只能留下咀嚼的声音,单调的声音。

枣肉已近乎吃完,我将枣核含在嘴里,当糖一样的含

着,舍不得吐掉。用唾液一点点滋润着,它静静地散发出淡淡的甘甜,回味无穷。徐徐的微风吹来,伸手打开手机上的音乐播放器,“雨过天晴湖山如洗,清风习习透罗衣……”京剧《白蛇传》的声腔,飘在耳边,一字一句都渗进心里,我微闭着双眼,享受着慢下来的年华。

慢下来的年华,是我在喜欢上京剧以后才感受到的。“怕流水年华春去渺,一样的心情别样娇”婉转的四平调,绵软的水磨腔,莺莺燕燕般地在心中打转,磨断了原本忙碌的日子,也磨酥了爱戏人的骨头。曾经以为,古老的京剧应该是慢的,拖沓的,老态龙钟而步履蹒跚,它应该拖着沉重地步伐,一点点向博物馆迈进。可就在此刻,高亮的胡琴顺势而起,恣意地向我展示着京剧的美好:明亮时犹黄莺啼鸣,幽咽处似子归哀鸣,急切中仿佛疾风骤雨,愤怒处皆以慷慨悲歌。它将我们熟知的历史故事,传统的忠孝礼智信,平日琐碎的日子,剥开了、揉碎了,细细地研磨成一出好戏:“海岛冰轮纯转腾”的贵



妃醉酒,“风萧萧惯长征千里战马”的双阳公主,“春秋亭外风雨暴”的薛湘灵,“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”的小红娘……“说书唱戏劝人方”,京剧将年华唱给我们听。

在过去的时光里,我们老祖宗的生活都是慢悠悠的。车、马、邮件,生活的节奏,都是慢的,连日光都是慢慢地升起,在枝桠上挂一会儿,再慢慢地落下。可能会由此感到诸多不便,但我们也学会了在慢节奏里从容生活。《秋江》中的小尼姑陈妙常望着烟波浩渺的江面发出来“君去也,我来

迟,两下相思各自知,教我心呆意似痴”的愁怨;《四郎探母》里远在番邦的杨延辉发出了“金井锁梧桐,长叹空随一阵风”的喟叹;《武家坡》中功成名就的薛平贵,在皓月当空之时也不免思念起家中的老妻:“不分昼夜回家转,为的是夫妻得团圆。三姐不信拍指算,连去带来十八年……”流光容易把人抛,最心酸的不过是那句“少年子弟江湖老,红粉佳人两鬓斑”。

在这个夏天,行走在慢下来的年华里,留下一路的岁月静好。

夏的呓语



姜鸿

我生命中的夏天,总是带着浪漫的怀想。

夏天的天光是四季中最明亮的,常常辉煌得人睁不开眼,那正午的天光就更是咄咄逼人,让人唯恐避之不及了。可是到了傍晚,光线渐渐柔和起来,火红的夕阳渐渐沉落,带走一天的炎热,留下满天霞彩。无风或者淡淡的微风。这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候。

晚饭后的我喜欢在小区里游荡。经过一户户人家的门口,看整洁的门口被绿簇拥,或是几棵已经攀上了墙的瓜秧,或是一畦泡沫盒里的韭菜,或是几棵开着红花的扁豆,或是冒出尖尖顶儿的辣椒……她们带着各自的风韵在默默地享受着夏天的雨露和阳光。蔷薇还有盛开的余韵,鲜艳的花朵在枝头笑意盈盈;石榴有零星的花朵,更多的是饱鼓鼓的果实;那一排樱桃树是沉默了,谦虚地低垂着绿荫……最醒目的是人家窗外的那一挂凌霄花,橘红的花朵像一只只小喇叭,一路吹打着就爬上了屋顶……清闲的日子自有贴心贴肺的安稳,一日日的寻常平凡散发着生活最真实的芬芳。

夏天是属于植物的乐园,门口如若没有了植物的点缀,该是多么暗淡和无趣。那一棵棵植物透露着主人过日子的情趣,也透露着光阴的静好。日日游走于小区,在胡同尽头,在墙壁拐角处,在偏僻的小路,每每遇见这样或那样的惊喜,一丛指甲花,带给我少年的回忆,那是一种朴素的花,天色越晚越散发出浓浓的芬芳,而今路旁庭院里已少见这种花了。那一排久历岁月的高大的白杨,总带给我光阴静穆的怀想,使我跃动的心思安静下来,沉入对生活的深深的涵咏中。我甚至遇到了圣洁的百合花,她在小区最偏僻晦暗的角落里,在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下,在裸露的有点儿丑陋的泥土上,悄悄地开放着,散发着淡淡的幽香,一株,两株……旁若无人,怡然自得。她让我惊叹,即使在生活的最平淡之处,也有奇迹发生的可能。

一日日走着,一日日有新的发现和感悟。日子就在新的喜悦和期盼中延伸。

妈妈院子里的丝瓜开花了,明艳的黄就像一个透明的梦境。她们有的对对双双,卿卿我我;有的像调皮的小姐儿在快乐地荡着绿绳子的秋千;有的像文静的姑娘在沉思默想,抿着嘴儿笑着,思想里都是美妙年华的憧憬和期盼;有的像调皮的小子攀上了屋檐,在左顾右盼……丝瓜花是夏日里人家最妙的点缀,一挂丝瓜花盛开,日子的安宁和香甜就都有了,透露着烟火人家的温馨和浪漫。

老父老母就在这庭院里安好着。他们披挂着满身沧桑帮我维系着光阴的完整,他们在,爱就在。而爱是维系生命的源泉,也是生命出发的根。

街道上的槐树又打满了密密层层的花苞,一场花事在酝酿中,盛大的怒放即将拉开序幕。年年岁岁站立于此的槐树总给人光阴的提醒,提醒人又一个夏天走至最繁盛之处,盛开之后即是秋了;提醒你去岁的那些过往,那满地的落蕊里包含的落寞、惆怅甚至伤痛,还有欢愉和甜蜜,日子的滋味怎么说得清呢,得用心去细细品味……

散散淡淡的总是夏天,又不仅只是夏天,生活的滋味就在这些散散淡淡之处吧。

藏在眼睫上的枫叶

付秀宏

枫叶像一片片火,让我们感受的是美的震撼。性感与枫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,但是细想下去,性感像枫叶一样醉人,是妙在不言中的。你、我、他,都在领略,又都在走过。

男人看女人的一大乐趣,是看女人的性感。首先,性感是必然要发生的。一个女人,倘若没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性感,似乎就不称其为女人了。人们即使遮遮掩掩,却不阻挡性感,任它挥洒。而女人自己,只要欣赏者不犯规,她们全然接受。

我相信,性感欣赏和性感表露一样,是一门微妙的心理学。其课程必定包括性感欣赏的时机,比如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,欣赏别的女人的性感。

当然还包括欣赏性感的内容、欣赏的趣味、欣赏的情致等等。

对欣赏者来说,一些性感是令人讨厌的,而一些性感是玩味无穷的。假如性感做得大胆、暴露而随意,就让人感到不可理喻了。

一些女人的性感,大有名牌理念、广告理念、瞩目理念。玛丽莲·梦露、麦当娜,是杰作的性感,但决不是“做绝的性感”,长江前浪推后浪,更有新人换佳人。国内、国外、圈内、圈外,身前、身后,抢眼的性感女孩可谓“人才辈出”。她们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,也许是为了给世界抹一笔亮色,她们总不惜亮透许多禁区,让男人们大为感动。

看着年轻的女人当着众人、当着媒体大出风头,就令

老太太们直摇头:女人学好是何其难了。众目睽睽之下尚如此,隐蔽角落就无法想了。

性感在社会、交际层面的微波荡漾,的确不同凡响。它对婚姻的城堡,不会不有所颠覆。有人说,性感应当千刀万剐,更多的人对性感却非常宽容。看性感的心理也许就像看美玉,美玉中乍动的是人的财欲和灵思,女人的性感同样富集了这么多的驿动和嘘叹。在这个信息高度扩张的年代,性感的欣赏,说不清像清风还是像贼风,人们紧张的神经,能得到一些审美的慰劳。从公众的反应看,性感表露的欣赏性与刺激性应兼而有之。

好像富有性感的女神们对欣赏者和不欣赏者熟视无睹,并不在乎人们目击的眼神;要想痛快,就痛快;要想暴

露,就暴露;要想欲露还休,就欲露还休。女人对性感的显露,已没有太多的顾虑,有的则是小小的得意。

情场上,常有性感的女人,装出了受了委屈、遭了伤害的样子,将身子扭来扭去。这给人一种印象,当一个够味儿的女人,当一个性感的女神,首先要当个好演员。有时,女人性感的表露,是出于竞争同一个男人的动机,或出于嫉妒其他女人的心理。这样的性感,富于挑战性,具有明显的挑逗性,玩得过分了,性质就变了,就没有观赏性可言了。

把所有的女性性感,装在小盒子里,一定很美妙,一定令男人着迷。只是不能做得过火,不然就没了品味,多了笨味。这种笨味,会使男人头脑发昏,更会被太太揪耳朵的。

那些夏天,我们用蒲扇驱热



赵柒斤

又到了炎炎夏日,这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要打开电扇或空调驱热了。但在30多年前的乡下,人们对电扇特别是空调的概念都非常陌生,甭说用上它降温了。此时,儿时用过的蒲扇就进入我的脑海,也让我回味中感到一丝清凉。

那时,江南农村的夏天,从水稻抽穗到大豆结荚,睡觉

的草席、乘凉的竹床及竹凳、熏蚊的篙草和扇风的蒲扇是人们消暑的全部家当,但唯独蒲扇最大方,几乎人手一把,且白天、夜晚用得上。故而,对蒲扇的印象尤为深刻。清楚记得,除正在热恋的大姑娘和小伙子用时髦的折叠纸扇外,最多的是蒲扇,扇面平且大,体轻、价廉。

新蒲扇颜色微黄,闻着有股淡淡的草香。每年入夏

前,父亲都要从镇上买回几把。新扇买回家后,母亲就会用闲碎布给扇子边沿缝上一道美丽的花边,既增添了风韵,又延长芭蕉扇的使用寿命。有趣的是,哥哥在自己的那把扇子上还写上听来的一首打油诗:“酷暑天太热,扇子借不得,虽是好朋友,自己也要拍。”

每到夏季,日落红霞满天,从早到晚晒了一天的屋子,恰似蒸笼。晚饭吃罢,母亲与哥哥便抬着竹凉床走进空旷晒场上,我们便拿着芭蕉扇跟在后面,不一会儿孩子们都拢过来纳凉,颇像举行一场小学生座谈会,竹椅、小木凳围围着母亲的竹凉床无规则地摆开。大人们纷纷摇着呼噜的蒲扇靠了过来,他们通常嘴上叼着一支烟,一手捧茶杯,一手执蒲扇,落坐下来后,就天马行空地聊了起来,古今中外、大事小事、粗话实话,想到哪就说到哪。啪啪啪,赶走蚊子,继续聊,势不可挡;而女人聚在一块纳凉,扇虽助兴,但

她们谈话声音细微,透着神秘……多少次,我仰躺在凉床上遥望银河时,似懂非懂地听着大人讲话就听进梦里头,是母亲用那把芭蕉扇替我赶蚊子、扇凉风……

当年的蒲扇并非只是纳凉、赶蚊子的工具,它还承载着沟通乡邻、营造和谐的重任,正是一把把蒲扇,让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感,让人与人之间的心贴得很近。而这些,是花钱买不来的,更是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现代人无法体会的。

当电扇、空调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,蒲扇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现在即便在偏僻的农村,也难见蒲扇的踪影,人们在尽情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,蒲扇也渐被忘记。可此时此刻,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想起山村夏夜平添灵动气息的蒲扇,想起幼时那一个个充满情趣的夏夜,想起那种含蓄而又自然的亲情随着蒲扇摇动恣意流淌的夏夜……